

固本策卷之四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祝詞式論上

祝詞式者。政事之書也。邪。巫祝之書也。邪。政事之書。則如巫祝。不講可也。巫祝之書。則何爲列之於延喜之式也。二者不判。則天下之學者。泛泛然。如彼舟流。不知所屆也。予觀世之講祝詞者。多爲巫祝之流。是豈知祝詞者乎哉。問者曰。巫祝之誦祝詞。是其職也。異哉。子之發論也。抑子別有所見耶。曰。噫。世衰道微。而巫祝之學興焉。世見巫祝之徒。章句之摘。器物之

考喋喋講祝詞者以為神道神道由是見鄙甚

哉紫之奪朱也蓋人道莫大祭祀焉祭祀者王

道也決非巫祝之可私也何哉曰天子主祭巫

祝者特籩豆有司耳祭祀之不屬巫祝見祝詞之文

可觀矣夫政之為言祭事也祭事之為義政也祭者

為政教之根本根本既立則諸政舉矣是故我上古

之世以祭為政以政為祭祭以為教教以為治祭政

一致治教合一無為之化不言之教於是乎成矣天

地之初判也有神造之人之始生也亦有

神以造之天地本於神人亦本於神天子

報本人民效之祭祀之道固出乎不得已也天

子者為天下父母為政天下而使天下子弟各祭其

本矣人各祭其本而國無不忠之臣家無不孝之

子風俗之美不亦宜乎祭與政固不同科而治與教

亦勢不得不歧人或有以此駁之者曰是引西洋異

域之例以疑我上古之制者耳飯匙之矩亦何足論

也祭祀之義事固多端請就其大者論之天下之生

久矣而人無不本於祖者則祖先之業非子其誰繼

之人道之不孝莫大無後焉無後為不祀苟知不祀

之為不孝則祀之為人道第一毫不容疑者也天下

有君臣者。君出令而臣行之。執刑賞予奪之權。以臨於我。以安吾公衆。其歸不過欲將以使我公衆奉先祀也。天下有父子者。父慈子孝。一家和樂。其歸不過欲將以保護先祀也。天下有兄弟者。雖內有鬪牆之言。外禦其侮者。其歸不過欲將以如手如足。不墜先祀也。天下有夫婦者。生子長孫。其歸不過欲將以使血胤連綿。奉先祀也。天下有朋友者。責善求益。研究道德。其歸不過欲將以揚名興家。以繼先祀也。是故觀花賞月者。祭祀之餘澤也。招客宴賓者。亦祭祀之餘澤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細大之事。無非為

祭祀者。亦無非祭祀之餘慶者矣。世之君子。慮不深遠。以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為當然之道。而不知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特為所以為使天下公衆各安先祀乎無窮。而設之之具也。古之人有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世以為美談。而何其今人之薄也。今夫父沒而子祭焉者。家道之常也。棗盛籩豆。酒饌幣帛。具以供指揮者。婢僕之事也。主人失道。婢僕代祭者。家政之衰也。豈不幾乎蔑祖先之祀乎。世之失禮於鬼神者。無貴賤一也。昔王道之盛也。天子親祭。不敢專委之於巫祝。巫

祝之從事於籩豆者亦不過欲達

天子之盛意

乎神明而已矣今之學者不知此意視巫祝之

從事於籩豆者以為不與

王政相關遂以官

國幣社為無用長物天下之大道蕩然墜地而誰復

知祭政之歧實為天下治亂興亡之大機關哉嗚呼

學者所見如彼政事家所論如彼天下眾庶所云如

彼於是乎竺之乞子洋之磔鬼唯意所嚮欲乘以營

已之私人心潰裂禍殆不可測焉憂世之士或云世

勢至此不得不以佛為國教或云以耶穌為國教則

國必鞏固矣或云合神道各派相分者以為已

之地皆不知本者之論耳必如俗士所言則

國

體果何在也予竊謂救之無他術亦唯曰治本而已

本者何也曰禮也已

天孫之降臨也

天神

授以天都詞大詞事是見以祭政一致之大法口授

天孫也其為禮不亦至大乎世之講祝詞者為

巫為祝吾何知焉明明

神漏義神漏美命臨下

有赫吾則斷然取天都詞大詞事定以為經國之大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祝詞式論中

高天原。神國之元氣也。神國之所以為

神國者。以有高天原耳。苟無高天原。則是無

神國也。夫高天原者。上帝之所居。而神國

之事無一切不原于高天原者。是故國曰神國。

人曰神裔。書曰神典。天子即位之初

政。告於神。令於民之。詔亦必繫之於高天

原。以明其起元。所以慎國體也。今夫匹夫匹婦

之家。猶有系譜。自父祖。以上溯於高祖之事。子孫識

之。隣里敬之。鄉黨重之。苟有言讎家譜者。怫然而怒。

以雪其冤。否則以爲失孝於父祖。是人之至情也。故曰高天原者。神國之元氣也。其關國家盛衰之運。比之匹夫匹婦之家。爭榮辱於隣里鄉黨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蓋高天原尊則神尊。神尊則帝室尊。帝室尊則神亦尊。神尊則高天原亦尊。帝室之與高天原。未不相須以爲輕重也。方今浮躁伶俐之士。齷齪自智。以其所見疑其所不見者。傲然以爲是古之寓言耳。空論浮辭。盡徵之於洋說。遂至認人祖爲沐猴所化。誣帝譜以爲出乎殊方異域之種。亦何其頑也。兵法忌談敵之

美者。恐其餒兵氣也。齋藤實盛在軍。盛說敵兵之強。兵氣沮喪。於是乎有富士川潰走之事。今也國家赤子。自毀高天原之盛事。以誇稱洋種之美。其損元氣不啻實盛談敵兵之盛焉。則堂堂神國。安保他日無土崩瓦解不可言之變哉。人心之不一。風俗之不齊者。國之大害也。今夫欲一人心齊。風俗則無如用古典。以明古道。古道明。則人無邪路之迷。古典行。則國無橫議之士。爲人上者。不可以不知所向也。霸政之世。學流萬派。人人異論。國國別制。談禪讓之美者有之。稱放伐之義者有之。未嘗知忌諱。以爲

聖人之道。波及乎我矣。殊不知。是養背叛之心於未
 崩。以樹兵耳。卒之使政教相歧。上下相猜。動引湯武
 之跡。以議天子。其弊猶洋學。共和自由說之於今日。
 我上古 神聖之建國設制。不若是之迂也。夫
 天神之造天地。當時之事。皆其所親覩目擊。以此
 授 皇孫。即所謂天都祝詞也。 皇孫受之。紹
 述不懈。貴準 三器焉。蓋記紀猶題。祝詞猶歌。歌
 之與題。未嘗相矛盾。視歌知題。讀題解歌。稽古之道。
 為然焉。而祝詞之辭。言言無偽。句句陳誠。可以泣鬼
 神。可以感民人。猶上古之歌。吐情言實。惻惻動人。不

與後世之歌同料。而 天子所以報 神之義盡
 矣。嗚呼。儒教也。佛教也。耶蘇教也。皆人之所捏造。而
 至於我 神典。以 神祭 神。以誠報誠。不復見斧
 鑿之痕也。有罪則祓之。有穢則清之。有德則報之。有
 災則禳之。是皆當然之理。人事之常也。 聖王遵
 之。 明主行之。以治天下。其設心。至於以八十綱
 引四海萬國之語。以為極度而止。其為規模。豈不大
 乎。 朝廷既以之臨民。民之視 朝廷猶視
 天神。是民之所以信高天原而不疑也。如聞昔者
 西土有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者。今也

平心和氣。稽古以誦祝詞。則覺祥風瑞氣。霽霽起乎
几案之間。嗚呼。使集三千八百萬人之心。爲一人之
心。以從事於斯道。則五絃南風之歌。豈足言焉哉。五
絃南風之化。豈足論焉哉。

祝詞式論下

軍國之諸政。取法於神代。借威於神明者。天下

長久之本也。曰。有徵乎。曰。有。天孫之降臨也。

神漏義神漏美命。授以天都詞大詞事。豈非人事

之儀則乎。凡事不詳源頭。則不可以行遠。古如朝

廷之禮。悉取法於天上之儀者。爲此故也。今欲興廢

繼絕。以振起國體。則宜一新法令。以警醒人民耳

目也。何謂警醒人民耳目。曰。天皇親祭。皇

祖天神於齋場。以申大孝。宜依神武天皇鳥見

山之例也。夫天御中主神者。惟祖惟宗。其尊無

二以 天照大神之尊猶親為新嘗以祭之。

神武帝追念 祖德故報賽之其不加於 天社

國社之列亦可以見其特禮矣蓋自 崇神帝世

遷 天照大神於倭笠縫邑爾來以奉崇 伊

勢大神為事而鳥見山之例絕無聞矣豈不大闕典

乎今夫洋匪之奉耶蘇傲然臨於我曰彼 伊勢

太神宮者何物大陽者空中一大燈耳我造化真神

製以惠眾庶焉何足以神之聞者不察真以為然殊

不知我 天御中主神者即是 造化主神而

我 天皇所奉以 君臨宇內也今果明此大禮

則豈唯 大八洲之民一洗耳目而已哉五大洲之

民亦將拭目以仰我 日域之光也曰如是而已乎

曰否軍中宜祀軍神焉何謂軍神曰武甕槌神經津

主神是也師出則祭凱還則祭有慶則告以賞之有

罰則告以斬之暇日則講二神之功德以飽聞之則

百萬糝糝之士將知死 王事之榮矣曰如是而已

乎曰否宜明大祓之式以制刑法焉 國家既有大

祓又何式之講也曰全未全未也夫祓者將祓除其

罪以謝 神明也是故刑死也贖刑也自首也皆是

祓已大祓之與刑法固不異其趣則不可歧而別之

者。理之當然也。蓋刑死者。以死謝罪也。贖刑者。以財謝罪也。自首者。以自首謝罪也。既謝罪矣。而刑各有所當。於是乎。祓以清之。則死者。其靈以安。生者。其魂以清。得以爲全人矣。是大祓之道也。不然。以所謂姦母姦子之罪。唱祝詞以祓之。徒法耳。太古雖朴。豈有是迂遠之事乎。如素盞鳴尊之剪髮拔爪。可以徵其非徒法矣。今果用此法。則天下億兆之民。將知天地神明之不可欺矣。曰如是而已乎。曰未也。官民葬祭。宜一切依神代之式。以予祭父者。古今之通義也。而又何疑焉。朝廷既有定禮。嚴法律以

臨之。違者有罰。公卿處流。士賜自盡。庶人當斬。亦一時之宜也。果如此。則天下無復不孝之子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否否。猶有不可不言者焉。宜特尊崇出雲大社。一切遵皇祖天神之詔也。宮殿未

復古焉。人民未知信焉。而生死之海茫無畔涯。不得不仰朝廷出慈航以救之也。果如是。則天下之民庶幾不迷乎顯幽之二途矣。然則如是而已乎。曰猶未也。宜令閭巷小民。納戶籍於產土神社。以統轄之也。子生則告。人死則告。旅行則祭。歸鄉則祭。受神符於社。以爲護身之璽。書姓名鄉貫年齡於符。以爲信。

失符者。宜急告之於官。以更乞符。偽造神符者有罰。不肯帶符者處斬。果如是。則雖其轉死於溝壑者。可以審其鄉貫姓名矣。况於亡命乎。大凡以上所論。天下諸政。寓之於祭祀。以警醒人民耳目者。大略如此。而事無不原於天都詞太詞事者焉。蓋上世簡易。故祝詞亦頗簡易。故今敷衍其意。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施之於軍國之用。亦所以祖述神漏美命之神意也。如徒拘泥古例。而必曰古無是事。則恐不免乎膠柱刺舡之齟齬矣。其何以在祝詞式之為經國之大法哉。

固本策卷之四 終

固本策卷之四

十一

道生館

--	--	--	--	--	--	--	--	--	--	--	--

固本策卷之五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萬葉集論上

欲造大日本之人於大日本國者莫善知大
日本之言焉欲知大日本之言者莫便誦萬葉集
焉或問大日本既有人矣何謂造人曰世有善讀
古事記者乎曰未也世有善讀神代紀者乎曰未
也曰記紀者大日本之古史也記紀且不能讀焉
以誣其祖謂之大日本之人可乎今之讀書者始
於漢籍洋書則其腸漢人耳其心洋人耳以漢洋之

國本錄 卷之五 道生錄
腸讀記紀。文義晦澁。意味不鬯。宛如墻面之人也。甚
哉。言語之急於國家也。夫漢籍者何。以漢字記載
虞夏商周之事者是也。洋書者何。以歐文記載歐米
各國之事者是也。而虞夏商周。歐米各國之人。皆各
以自國之語。學自國之事。易入。易知。易悟。易解。故其
學士。成德達材。卓然有可觀者焉。且支那。非無歐米
各國之學焉。歐米各國。非無支那之學焉。然未嘗聞
有舍自國之學。而專力於外國之學者也。獨我
神州。則異於是。其養士於學也。捨此從彼。而背國
誣祖之人。盡出於庠序矣。吁。何其古今賢哲之士之

昧於謀國也。老狐之魅人。必先乘氣之虛。而憑之
也。氣不虛。則老狐何爲焉。古人之醉漢學。今人之溺
洋學。蓋因其忘自國之學也。毋乃與氣虛之招老狐
同類乎。予視漢洋學者所爲。則惴惴然。低首屈膝。以
獻媚於外國之奴之爲務。非狐憑何乎。不然。何不翻
然蹶起。以思振國威之道也。世之憎洋學者。未能
免漢癖。而談周孔者。甘爲周孔之奴隸。則要之以五
十步笑百步之人矣。則決不得謂之純然大日本
之人也。吾意言語之道。古人重之。古言不明。則古書
不可以講焉。是故明言語之道。而後神皇之典

可詳矣。神皇之典可詳。而後所謂大日本魂者立矣。嗚呼。大日本之國。無大日本魂之人久矣。故今欲新造大日本魂之人。則無他術。惟曰從固有之賦性。以講言語之道而已矣。神州言語存於古歌。而古言之叢。萬葉集爲之最。則初學之士。不可以不誦習也。誦習之久。日記月語。則習與性成。視古言。猶視俗言。學問之道。何假訓詁。豈不至便乎。吾觀世之學漢字。習洋語者。佶屈聱牙。侏儻鴿舌。尤不可以不經過歲月也。苦心焦思。蓋亦勞矣。噫。豈啻苦心焦思而已哉。其傷心術於冥冥之中。蓋不爲甚。

矣。如古事記。神代紀。則不然。其書盡付假名於字傍。則書無險字。文無澁句。其辭入耳通心。蠶戶齧丁。苟識四十七字者。期月可以通天人之道。况縉紳之士乎。則自今以往。朝野不復有蠻音漢語。以腐敗其腸之人矣。且夫萬葉集之爲書也。字雖漢乎。辭卽假名也。幼童稚女之從事於萬葉集。如誦所謂百人一首。則其爲學。莫易焉。事在易。而求諸難。學者之通病也。吾故曰。欲造大日本魂之人。則自言語始。欲知言語之道者。自萬葉集始焉。雖然。吾觀世之治萬葉集者。終身役役。拘泥語學。技止此耳。曾不知神

典之爲何物也。其言猥瑣。其行鄙劣。源語以爲枕。花柳以爲伴。毫無益於天下國家。吾豈以此望於後學矣哉。果如此。則亦惡在其爲大日本之人也。

萬葉集論中

或曰。萬葉集爲古言之叢。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集之益止於此乎。吾應之曰。不然。讀萬葉集者。其益或多於歷史焉。曰。萬葉集者。零零碎碎。一時之矢口耳。而何謂其益多於歷史乎。曰。無聲而有形者。畫也。無形而有聲者。歌也。畫者無聲之形也。歌者有聲之畫也。無聲之形。謂之寫瘖啞。有聲之畫。謂之傳精神。古之詠歌者。其言出於自然。絕無假設之事。其平生欲言之言。臨時觸感。則永言而發之。其言有曲節。以悅人耳。故心之發於言者。莫真於歌焉。言之感於人者。

亦莫善於歌焉。古人以是傳心。今人以是知古。非歷史何乎。且夫歷史。以他人之筆述他人之跡者也。其事或出於想像。而其心或有未必然者焉。歌者以自己之口吐自己之心情者也。其為真也。出於天而不由人。作者雖死乎。心情不死。可以傳萬世矣。豈非歷史之真者歟。而歌之所叙列。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男女。其事則歌舞。戰鬪。飲宴。葬祭。羈旅。慶賀。哀傷。叙懷。存問。餞別。祥瑞。上之則有天地風雨。日月星辰。寒暑霧露。煙霞霜雪。雷霆之變。中之則有山川湖海。道路坂嶮。林野郊坰。春花秋葉之樂。下

之則有神社佛寺。堂塔伽藍。宮殿樓閣。仙家田舍。鳥吟鹿鳴之事。而四時之觀。天地之美。備矣。而謂之歷史之寫真者。其誰謂不然也。如夫忠孝之辭。淫奔之篇。漢土之故事。佛氏之舊套。並採互錄。而玉石混淆者。譬如造化之不遺萬物。以悅人目。其開益智。不亦大乎。然則集之益。止於此乎。曰不然。古之人善言語之道。故其辭雅訓。諷詠述志。所言合古。以養風俗於冥冥之中。如東歌。及常陸國防人歌。可以觀國之光矣。學者不可不知也。何謂東歌。曰昔者天祖之重民命也。頒齋庭之穗於皇孫。以播之下土。

而躬自為新嘗。以報其本。是國名之所以為瑞

穗。而朝禮之所以有新嘗也。而匹夫匹婦之發言。

造次不敢忘戒慎恐懼之意。何其古俗之存忠厚也。

萬葉集。東歌云。多禮曾許能。屋能戶於曾夫流。尔何
布奈未尔。和家世乎夜里氏。伊波布許能戶乎。

謂防人歌曰。昔者鴻荒之世。暴神邪鬼充滿中國。

以妨皇化。於是乎降武甕槌神。以平定之。武甕槌

神。留跡於鹿嶋。神威赫赫。千歲如在。故人民之從王

師者。不敢忘擲屍山海之義。何其古俗之存勇武也。

萬葉集。常陸國。防人歌云。阿良例布理。可志麻能可
美乎。伊能利都都。須米良美久佐尔。和例波伎尔之

乎。然則大道之存於古歌。徵之東歌。如彼。驗之防人

歌如此。決不可忽諸也。嗚呼。使東歌擴之天下。則可

以見王者皞皞之民於今日矣。使防人歌擴之

闔國。則弘安之風濤。豈足言哉。歌之有裨益於國

家也如是。亦何憚而不弘乎。是故軍陳以歌。宴集以

歌。君臣情通。賢愚性見。古之道也。不然。以戎馬控

惚之際。神武帝發歌於伊那佐之山。以震怒斬

首之威。雄略帝擲刀於三重姦之歌。豈果為無

謂哉。紀貫之曰。歌者動天地。感鬼神。噫。信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萬葉集論下

吾讀萬葉集。然後知詩之可以廢焉。知詩之可以廢。然後知萬葉集之益尊也。儒者曰。詩者孔丘所重。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之果可廢。則何爲勸之。曰。是乃詩之所以可廢也。何哉。曰。神州自有神。神州自有神州之言語。漢土自有漢土之言語。永言而發之。有曲節。有音調。是卽歌也。歌與言語。不可拆而別焉。不可拆而別焉。則詩者漢土之歌已。豈得不廢乎。譬諸春林之嚶嚶。秋山之呦呦。牛犢之牟牟。蛩虫之唧唧。其音各有所當。以呼其友。有牝牡。有雌雄。感時而動情。

歌之道也。雖然。嚶嚶非蛩虫之伴也。呦呦非牛犢之
侶也。使鳴鹿聞牟牟。亦猶使啼鶯聞唧唧。均之聾耳。
是其意非不哀。其情非不深。然物不同類。言語不通。
之使然也。由是言之。詩之不可用於神州之人。
猶歌之不可用於漢土之人。假使其能通。僅僅乎百
人中之一人耳。不得不謂之無用也。吾觀世之作詩
者。平仄之正。韻字之叶。可謂勤矣。然其言徒擬漢人。
試唱之於小人女子之前。則與鳥言禽語奚擇焉。吁。
亦盡用神州之語。以思代作詩之法也。蓋詩之
為用也。要不過悅漢人之耳目。其無益於風教。固無

論也已。嗚呼。豈啻無益而已哉。愚亦甚矣。何則。日夜
焦思。險韻奇句。以漢其腹也。問地名則曰。楚水吳山。
問人物則曰。李白杜甫。而問芳野泊瀨。人丸赤人。則
曰。吾不知也。且也。假使孔丘聞洋樂。何至三月忘肉
味。而儒者不思此義。豈不迂遠之極乎。蓋詩之盛。則
漢學之盛也。漢學之盛。則皇道之衰也。當

天智帝時。大擬唐風。以此釐革天下。而大津皇子之
作詩賦。亦始於此時。一葉初下。天下知秋。乃不得不
謂之神州之黍離也。儒者曰。如作詩。則管公亦
為之。詩何害於國乎。曰。予不欲以名取人也。且如

管公之事。謂之漢才則可。謂之和魂則未也。蓋公在延喜。聖帝制式作格之世。不能唱大義。以攘斥異端。舉世佞佛。則佞佛好儒。則好儒而使百官相率以拜趨漢聖蠻佛之前。則馴致今日神州陸沈之俗者。所謂玉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也。公之巧於詩。其跡可知已。曰。然則詩可盡廢乎。曰。以吾觀之。漢學猶可廢也。况詩乎。代詩以歌。卽所以作詩也。子獨不見所謂小唄。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乎。皆歌也。非詩也。而其所以鼓舞愚俗者。其功用如彼。非復說教演說之比也。今夫使天下之人。盡誦

萬葉集。口爲万葉之口。耳爲万葉之耳。腹爲万葉之腹。俗爲万葉之俗。人人諷詠。視古言猶俗言。則復古之政可得而施也。於是乎所謂小唄。淨琉璃。能狂言。芝居之類。以漸革之作樂章。以用之於廟堂。施之於軍國。則其所以陶冶天下。橐龠黎庶。以成神州金湯之固者。將實於是乎在也。

固本策卷之五大尾

固本策卷之五大尾

道生錄

--	--	--	--	--	--	--	--	--	--	--	--

固本策附錄

豐前 中津 渡邊重石丸著

讀論語上

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不可制。勢不可存。理吾讀
 論語。然後有以知之矣。蓋見理推勢。見勢考理。則
 神州之毒物。未有劇於論語者也。何謂理不可制
 勢。曰。彼立孝弟忠信之目以教人。設禮樂刑政之法
 以經世。甄君子小人之別。以定方。明事天奉祖之義。
 以修政。正華夷內外之分。以紀國。設禮義廉恥之教。
 以勵俗。而誰謂之非倫理也。倫理既如此。則我利而

用之果無害於國乎。曰不然。聖人之於神州。猶鴉片之於支那。病入骨髓。人人不自知其為已累也。何也。凡我臣民之學於彼者。仰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以為天人鬼神。皆曰孝弟忠信。是吾聖人之教也。禮樂刑政。是吾聖人之制也。君子小人之別。是吾聖人所設也。事天奉祖之義。是吾聖人所創也。華夷內外之分。吾聖人既定之。日本之為東夷。誰敢議之。禮義廉恥。日本所無也。微聖人。則吾其為野蠻矣。大氏儒者所言。不期而同。於是乎天下民心之向於彼者。譬如水之就下。大勢滔滔。不可復

回焉。是其書。非不言日用常行之理。而儒者所講。非

虞夏商周。則唐宋元明。如

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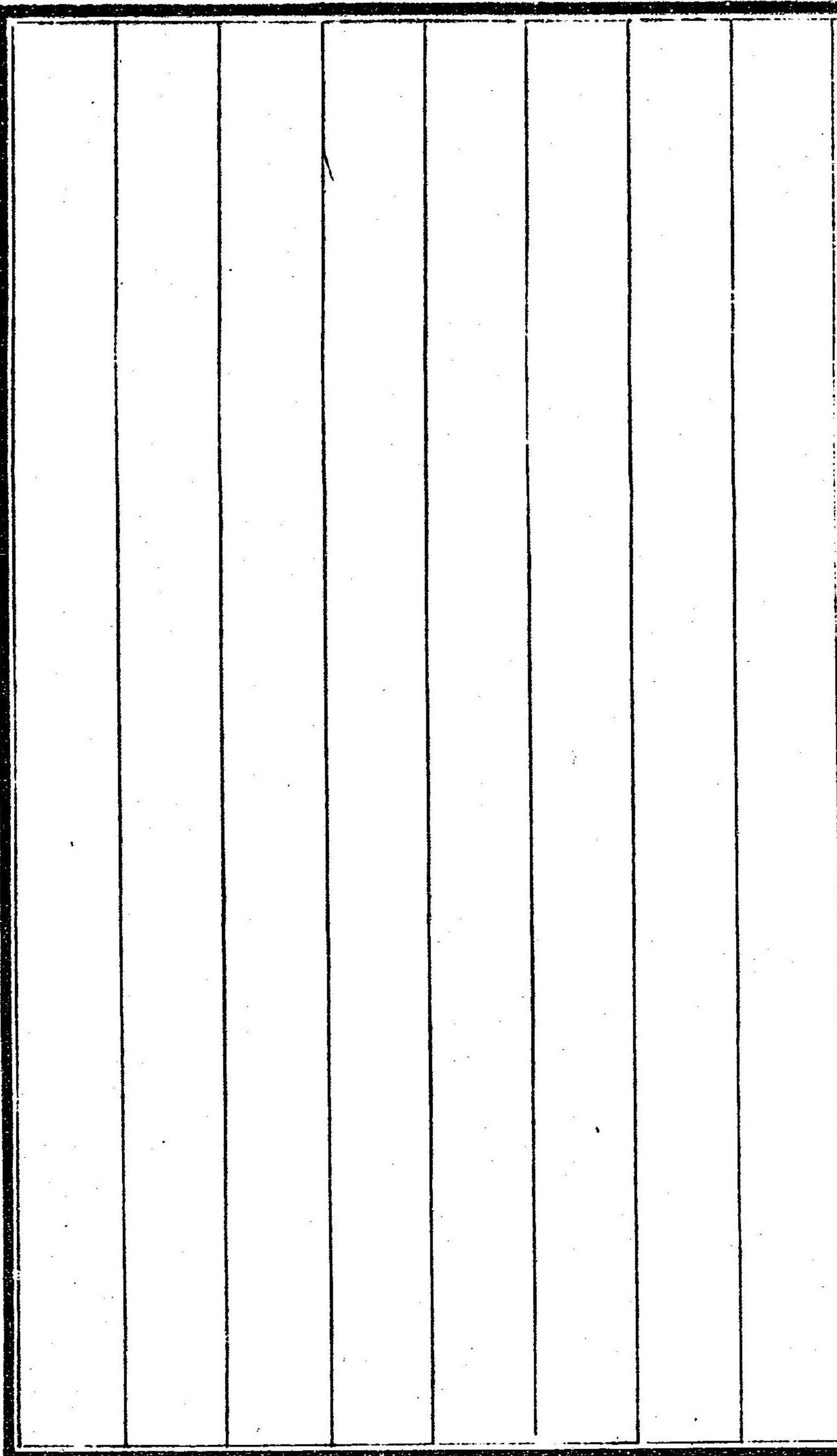
祖宗之典。

措而弗問焉。學問徒為海外之笑。豈非宇內怪事。人間奇辱歟。而舉世茫然。不知悔悟。是之謂理不可制。勢也。何謂勢。不可存理。曰。鳳凰鳴朝陽。冬嶺秀孤松。聰明特達之士。何世無之。但世之昏迷。既已如此。則其人疾呼大聲。欲以警醒之。或筆之乎書。或發之乎言。以為周公仲尼之教人。決不如是。引以春秋。徵以論語。以喻我。神皇之道。而聞者不省。喪如充耳。譬諸掬水投猛火。火勢焰焰。不啻不可救。反或激動

之。遂使忠君愛國之人。不容於世。至於目以爲異端。邪說。豈非所謂魚目爲玉。正宗爲鈍者歟。是之謂勢。不可存理也。隣家有父。其人甚聖。欣欣含笑來入我室。教以孝弟之道。其子不察。以爲隣父賢於吾父。而親愛之。其子終爲不孝之子。是其隣父非不聖也。然來代我父。以奪教育之權。則其勢卒至此。不亦宜乎。彼孔丘尼父者。隣家之父也。一旦突然入我神州。以橫奪我神聖教育之權。民之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至於不復念皇祖天神之大德矣。是其害與隣父來聒人子之耳者。奚異乎。今世

之學西洋者。曰拿破崙。曰彼得。曰歷山王。曰耶蘇。曰馬哈麥。猶之隣父也耳。其艷稱欽慕者。與曩時儒流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同勢。而其背內向外之意。如合符節也。夫苟知背內向外之爲弊。則志於道者。亦可以知所戒矣。何遑擇隣父之賢與否乎。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其臨戰也。抽矢扣輪。背君向師。其言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嗚呼。今之爲洋學者。盡庾公之斯也。曩時之爲漢學者。何獨不然而使神州闔國之民。翕然向海外。以爲庾公之斯者。非孔丘爲之俑。而誰乎。藥之有奇効者。

必有奇害。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吾故曰。見理推勢。見勢考理。則神州之毒物。未有劇於論語者也。



讀論語中

有客詰重石丸者曰。子以孔丘為

神州之鴉片。

則似矣。然

先王既取而用之。則是子以

先

王為有罪也。無乃子亦為有罪乎。重石丸曰。然。道者

天地之道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奉天地之

道而護

祖宗之天下者。臣子之道也。今子以言

孔丘為罪。是欲引

先王以庇孔丘者也。甚矣哉。

慣習之難破也。人認隣父為父。他日有引父來告實

者。其人不信。怒以為不孝。誰不笑之。今疾臣子之講

祖宗之典者。豈不幾乎怨引父來告實者乎。論

語者隣父之教誨也。抑俚諺有云：孩兒之魂，百歲猶存。嗚呼！漢籍之入神州尚矣，其染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則認隣父之教誨，以為家傳也，亦宜。雖然，家有成法，世世傳之，則隣父之言，或有往往與家法齟齬者焉。則寧如捐隣父而從家法之為得計乎？夫我帝系之出於天神，則天人合一焉，固不與唐虞三代配祖于天者同也。而三噐之尊，亦不可與所謂九鼎者同日而語也。伊弉諾。伊弉諾。伊弉冊尊之生成萬物，大名持少彥名命之經營國土。天照大神之立鴻基。素盞鳴尊之創航。

海。

神武之東伐。

景行之西征。

倭武之平

四裔。

神后之服三韓，盛德大業，民到于今受其賜。

而儒者徒以禹稷之治水土，武王周公之驅蛇龍，猛獸者為功，豈非忘家法之甚者乎？且夫孔丘之博學智辯，世未見其比。然比之於神皇之遺範後世者，則所謂渺滄海之一粟耳。由是言之，孔丘未免為

鄉人。而神皇未嘗不聖人也。但彼有名目，而我

無名稱，猶孝弟忠信，智仁勇義之目來於彼，而其實有於我也。予嘗讀論語，竊疑世人之過信聖人也。夫宰予言偃，仲由冉求之徒，非所謂七十子之巨擘乎。

其人或以白晝入寢爲中冓不可言之行。或以犬馬遇親。以取不敬之責。或誤身於不孝之衛。輒以死其難。或事季氏。以爲聚斂之臣。則所謂孝弟忠信。智仁勇義者。果何在也。如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是我神州鄉黨自好者。所不屑爲也。聖人而能之。何足以贊稱焉。意者支那風俗。貪鄙饕餮。蓋雖七十子之徒。亦往往不免是弊。故記論語者。傳而珍之也。如少時好色之戒。不在小人。而爲君子三戒之一。則聖人不異於常人。亦可以見矣。世之醉心於聖人者。其意如曰。寧議神皇。勿議聖人。予是以有知慣習。

之實可畏也。地藏木佛。翁婆爲拜。他日毀之。則誰以爲快於心焉。神州之於聖人。不啻地藏木佛。則雖告以神皇之道。不能翻然舍彼從此。以爲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復聖人。是其心既背。君父以倒戈也。夫孔丘未嘗以聖自居。而神州之人。反欲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之人待之。毋乃惑支那私言乎。予憐世之惑支那私言者。所以議之也。譬諸砒硃爲玉。以銜之。不得不爲賈人斥瑕疵焉。不然。論語諸篇。佳言善行。往往有可觀者。決非曰神皇之道全反此也。如夫神皇

之典。明於世。則知有所謂論語者。或取而讀之。亦何不可。吾固不疾夫孔丘也。

讀論語下

應神帝十六年。百濟貢論語。

帝使菟道皇子師

王仁。世稱。

神州儒術之開由

應神帝信而

用之也。予意不然。蓋

應神帝未必有意弘之於

天下。特令菟道皇子試之耳。何以謂之。夫異方之言。

殊域之法。一旦入國。不問利害得失如何。網羅而

蒐取之。智者所不爲也。曾謂

帝之明而爲之乎。

且果使

帝深信之乎。其學何爲止於菟道皇子

也。

仁德帝儉素撫民。或以爲其出於儒術。是想

像之說也已。

帝讀論語。史無明文。其昇宮室之

事偶與論語符者。不得不謂之奇中也。其與菟道皇子。兄弟相讓者。亦偶類乎伯夷泰伯之事。豈可謂之讀書之功乎。如其相類者。為出於論語。則如

神武帝之禋祀

皇天

成務帝之界國分縣

是其事為出於何學也。如使論語來貢當

神武

成務。二帝之世。則亦謂之學聖人乎。何其信彼

疑已之甚也。且謂使讀論語者。其効之速。悉如

仁德帝與菟道皇子。則信玄之不孝。豈獨有不感化

之理乎。亦足以證其出乎天資也。予觀古語拾遺

履中帝時。三韓貢獻。奕世無絕。齋藏之傍。更建內

藏。分收官物。仍令阿智使主。與百濟博士王仁。記其

出納。夫王仁之來在

應神帝世。則蓋此時。齡既

百數十年矣。果使

應神帝信論語。如世人所言。

則王仁之於

仁德

履中。是國家元老

帝者之師也。今觀其所職。則僅僅乎賤有司耳。亦不

足以見 朝廷遇王仁之輕重乎。且使

帝喜儒

術乎。何不興庠序學校。以導天下也。

履中帝四

年。始置國史於諸國。以記言事。然觀其使王仁與阿

智使主。記官物出納。則此時。漢學未開。

朝廷乏識

字之人可知焉。蓋

應神帝後。

朝廷文物制度。

未嘗異前朝。而論語之貢。適當 帝時。世以此遂

歸儒術於 帝。而不知 天智帝實為唐風摸

擬之祖也。浮屠之入也。當 欽明帝世。而 帝

投之水火。其法之盛也。在 聖武 孝謙之世。

近世洋學之來也。在 孝明帝世。而其學之行也。

在明治今日。然則 應神帝之於漢學。猶 欽

明帝之於浮屠。 孝明帝之於洋學。以其納之。謂

之篤學力行之君。不亦誣乎。長江大川。流沫千里。清

濁之判。出於淵源。是理之易見者也。 朝廷尚武賤

儒。自古為然。是以菅江諸家。決不得齒於羽林之上。

是其法。安知不淵源於 應神帝遇王仁之遺意

乎。足利氏之末。儒皆剃髮。德川氏之制。使林氏執學

柄。然不任以國政。諸藩之遇儒者。亦概廁之於鑿卜

方伎之流。豈不 神州大幸乎。不然。林道春。以泰

伯之後議 皇統。伊藤維楨。以廢 帝室為言。

物茂卿。以 日本夷人自居。其卓卓者。猶且如是。其

他則又何說。萬一。使是輩在樞要之地。得以悉行詩

書所言。則其害所底止。恐不在今日洋學之下也。高

麗王之上表。其言曰。高麗王教 日本國。蓋是時。彼

亦既讀論語。殆有夷視 神州之意。觀菟道皇子。

怒其無禮破之。則皇子聰明頗達。國體非復既戶皇子顛倒。內外之比也。則應神帝之託論語於皇子。可謂得人矣。嗚呼。使皇子議學政。則如論語其用其舍。未可知也。抑其布之於天下。亦將或有所裁度損益以用之也。不必株守異域之成法。以遺害乎後世矣。不幸皇子蚤世。應神帝之意不得達乎天下也。惜夫。

固本策附錄終

豐太閤欲使髻虜用我文。秦呂政燒詩書。坑儒者。豈不曠世大快事乎。北條早雲以攬英雄之心。悟韜略。晋石勒以無學之資。評漢書。亦此真予所願遊說也。余平生病狂。狂則爲咄咄怪事語。然終不自以爲狂也。間有感於時事。試書之於紙。言論奇古。殺氣風生。意在武斷。無所用於文明世界矣。嗚呼。自非太閤呂政早雲石勒輩再生。誰判狂與不狂哉。雖然。天未棄神州。則未可謂屠狗監門。鍛工藥商。豪俠大盜。無其人也。一念到此。則使人復生自愛之心。踏海之歎。未可發也。已明治二十年丁亥十二月二十三日。

國本集 十一 道生 飢
夜寒甚。適夢一男子。自稱王景略。曰。寒士憂國。如此。何肉食之無狀也。覺後。衾裯如鐵。呵筆而書。捫虱之手。血痕猶腥。
豐城居士渡邊重石丸

明治廿二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全 年全月廿八日出版

定價金六拾錢

著者兼發行者

東京府下麴町區富見町六丁目九番地
寄留大分縣士族
渡邊重石丸

印刷者 魚住長胤

發行所

全 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九番地
道生館

賣捌所

全 日本橋區本石町志丁目一番地
大八洲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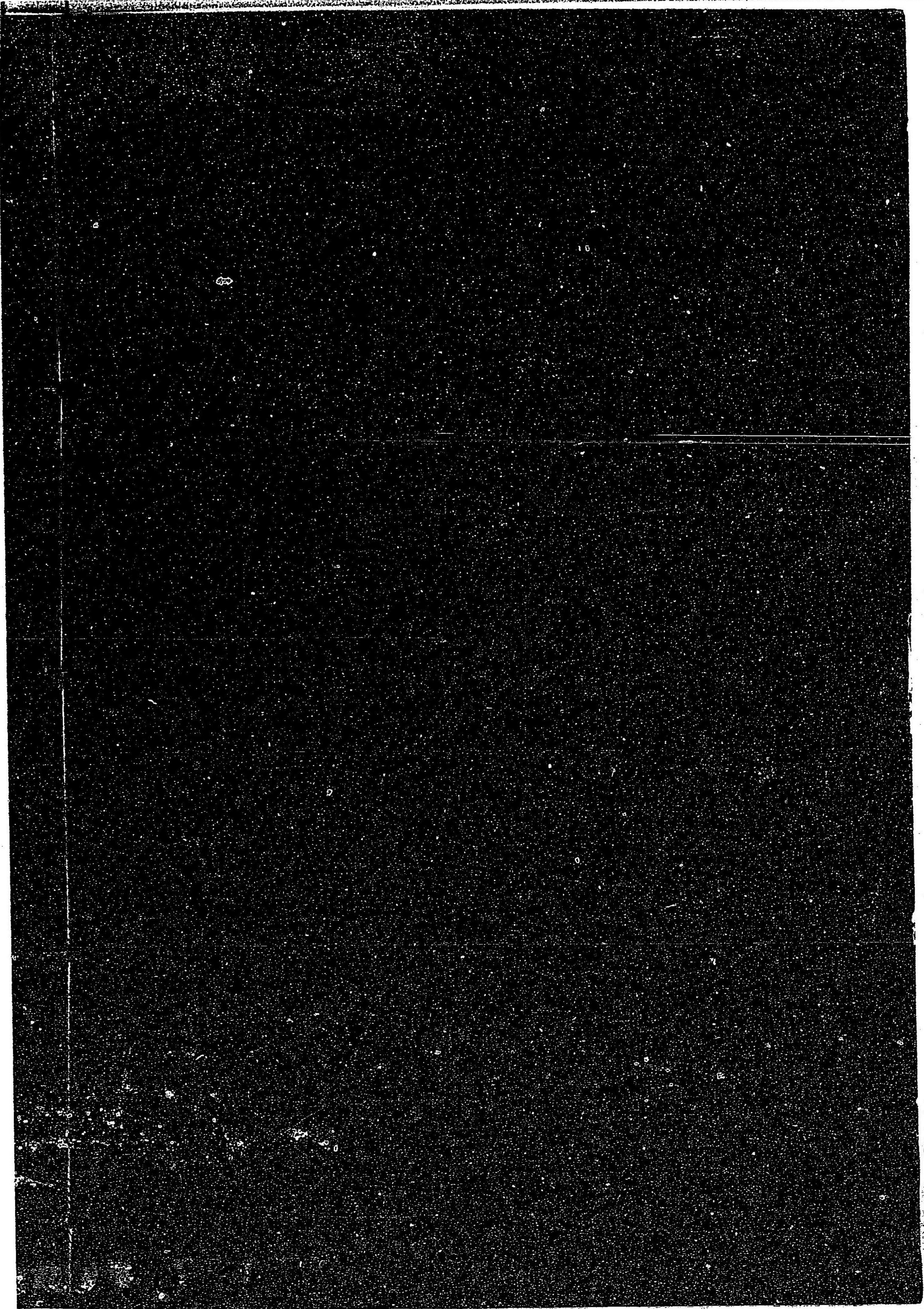
全 神田佐柄木町世番地
能言協和會

全 本郷區本郷四丁目五十三番地
 全 會通雜誌社
 全 神田區松住町四番地
 島屋 別所平七
 全 小石川區大門町二十五番地
 雁金屋 青山清吉
 全 京橋區南傳馬町字目土番地
 近江屋 吉川半七
 文玉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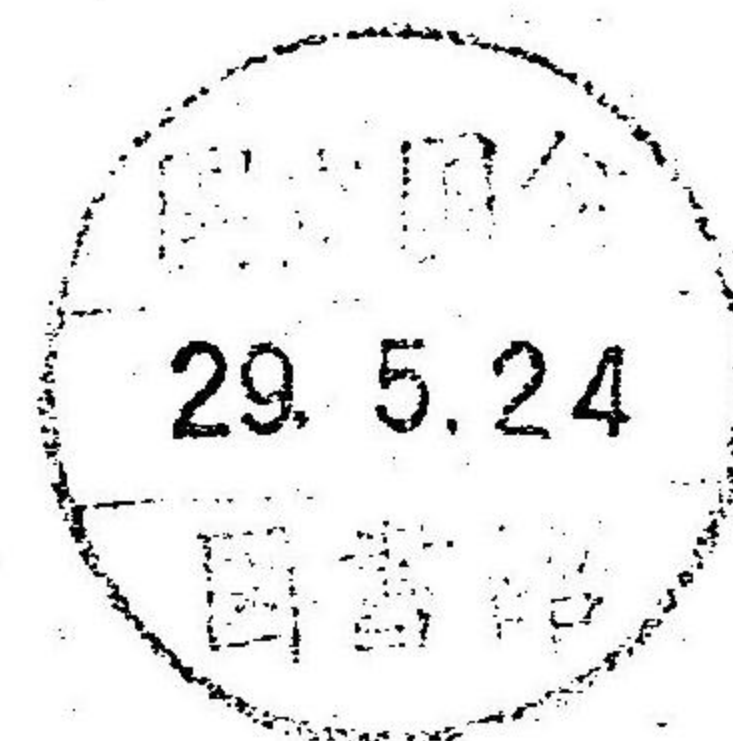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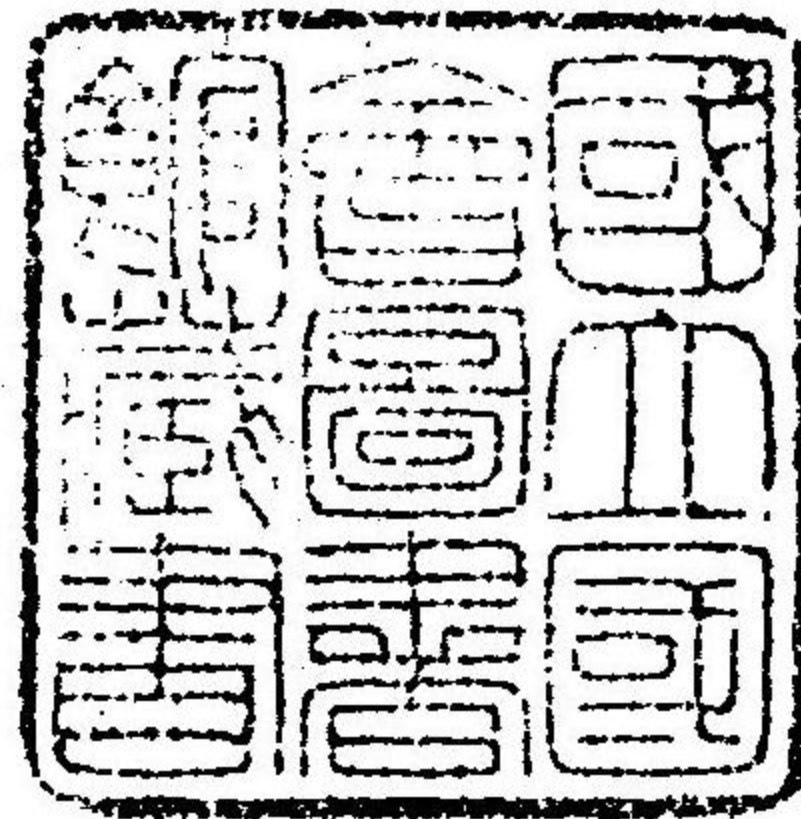
渡邊先生著書目錄

天御中主神考	一卷 刺成	古史傳備考	卷數未定
校定古語拾遺	一卷 刺成	學海針路	一卷 刺成
固本策	五卷 刺成	同 附錄	一卷 刺成
辨學小言	二卷	讀論語	十卷
憫盲慨言	二卷	真教說源	一卷 刺成
道生館講義筆記	卷數未定	皇學所問答次第	一卷
京都大學議論次第	第一卷	千字文	一卷 刺成

贈 寄 田島道治 殿



121.27
W 58.3e
W



329648